



「你可以想像，一傳十、十傳百，當時仍未封院，市民和醫護人員仍可自由出入，政府仍說只是一間醫院有事，有普通常識的人都想像到後果嚴重。」

良心院長說真相

權衡輕重後，他毅然召開午夜記者會，宣佈：「肺炎根本不只局限在醫院，在社區亦有源頭。」後來淘大、東頭口、大埔疫情先後爆發，證明這位良心院長說的才最接近真相。

作為中大醫學院和威院的統帥，鍾尚志也深深感受前線醫護的壓力。他們有的怕將疫症傳給家人，一直不敢回家，見家人要距離十尺，做醫生變成斷六親。

「大家在飯堂吃飯都不敢面對面吃，要單方向坐，傾偈好難。」

▶ 面對沙士，醫生都要斷六親。



更慘的是，部份有子女的醫護人員備受學校歧視，校方認為他們的子女是高危帶菌者，不能回校上課！工作已很繁重，這些壓力無疑令他們百上加斤。

醫生請纓「救火」

「病倒一個醫生，便多了一個病人，內科一下子少了一半人，工作量沉重得驚人，不過威院人員的士氣卻很好，大家都知道要齊心才能渡過這個難關，不少人請纓做高危工作，有些甚至是義工。」

威院大部份都是中大醫學院的畢業生，鍾尚志覺得，在這次疫症中，他們都表現了醫護專業的情操。

「大家都無計較應做幾多工作，返工輪更時間如何，見到有需要便自動「埋位」。威院疫情較穩定後，有些醫生甚至去了其他醫院幫手『救火』，不介意去最危險的地方，這是十分難得的。」

其實，鍾尚志自己在疫症初期，也一樣不眠不休地指揮大局和調配人手，每每工作至深夜兩三點。

他雖然仍有回家，但日常作息亦與太太小心分隔，吃飯看電視都保持距離，連跟人拍一下膊頭「打氣」都不敢，那種獨自作戰的感覺其實並不好受。

專業使命第一流

這位出名感性的院長，為了中招的同僚，曾數度在人前下淚，提及同事不計較的付出，鍾尚志又再「眼紅紅」。

令他難過的，還有最初因為考試而受感染的十八個醫學院學生。

「那時大家都不知情，我們好緊張，立即停止他們到醫院實習和調離內科，免得再傳出去，幸好最後他們都無大礙。」

醫學院的學生，近日在醫生袍上簽名和寫上鼓勵字句，送給鍾尚志，叫他堅持直至打敗疫戰為止，教他非常感動。

「中大醫學院成立十多年，學生都是本地訓練的，我很為中大醫學院的畢業同學和學生驕傲，他們除了醫學知識，專業感和使命感都是第一流。」

不過，鍾尚志在接受訪問時亦坦言，他們才剛進入最艱難的時期。

「疫情早段大家靠的是一鼓作氣，只有一個共同目標，但肯定不能長遠維持下去。我相信距離控制擴散仍有一段長時期，現在最熟手的醫護人員已經用到好盡，他們有的倒下病倒，有的要休養歇息，要靠新手補上，但又要維持效率與士氣，這是更難的。」

「病毒現在好像仍佔上風，但我們不會認輸，無論如何都會跟它周旋到底。」鍾尚志說。



▲ 醫學院的學生，在醫生袍上寫滿激勵說話，送給鍾尚志，以示同心互勉。



▲ 為了長期抗戰，一切家庭生活，私人喜好，都一一拋諸腦後。

沈祖堯帶頭上前線

在並肩作戰的同袍中，鍾尚志特別強調沈祖堯的努力。

「疫症在病房爆發後，我第一時間找他，叫他『搞掂佢』，盡快想出用藥的方法，他也不負所托。」

疫情嚴峻，有些醫院主管未必願意上前線，甚至把自己編入「乾淨組」(Clean Team)不看沙士病人，卻指點下屬到「感染組」(Dirty Team)工作。

不過沈祖堯身先士卒，由第一日開始便走在最前線，日日入沙士病房監察用藥成效。倒下的醫生見到部門阿頭為他們張羅醫治方法，心情鎮定不少。更重要的是，阿頭帶頭上前線，絲毫沒有退縮，團隊軍心自然大振。